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75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文人朋友圈的红与黑

四川内江汤飞

苏轼在《自题金山画像》里写道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黄州是其宦游生涯的低潮、文学生涯的高峰。在乐天派眼中，日子再难，终究未落到不堪回首的地步，终究会随大江东去，终究不改赤子心、少年狂。说到黄州，总绕不过那首《临江仙·夜饮东坡醒复醉》。词中有东坡、有酒，有“长恨此身非我有”的叹息，也有“江海寄余生”的释然。轻舟虽小，毕竟由我；江海之大，可寄余生。

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一大清早，当地疯传：苏东坡在朋友圈发表这首词之后，将官帽官服挂在江边，乘舟夜遁了！郡守徐君猷得知后，大吃一惊，他和苏公虽相友善，可身负看管之责，万一传言是真……赶忙前往一探究竟。结果痛饮到三更天又进不了门的大苏正在酣睡，被他嘲笑“鼻息已雷鸣”的家童可以回怼一句：彼此彼此嘛。神宗听闻后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词作精妙，故事生动。我每次读到这则记录，心底总有一个疑问：到底是谁充当了传播筒，把“部分人可见”的内容变成了“所有人可见”，又是谁编造了东坡逃逸的传闻？

经历“乌台诗案”后，苏公的朋友圈发生了很大变动。他屏蔽或删掉一些人，一帮人也屏蔽或删掉他，他还听从弟弟的劝告，少写少说少发圈。算是一次“朋友圈”净化行动吧。然而，率性的苏子瞻遇事有感仍旧一吐为快，每有新作不胫而走。

苏轼“与数客饮江上”，场景是否很眼熟？接下来他似将吟诵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或“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”了。但这次他没作赋，而是吟词两阙，主客放声歌唱，醉后各分散。岂料次日一早，“苏轼逃遁”便登上百姓茶

余饭后的话题热搜榜。

这说明啥？“数客”之中有人做了“二传手”。与坡公往来密切、经常欢饮的都有谁？乘兴夜游的张怀民、家有狮吼的陈慥，相随二十年的马正卿、道士杨世昌，及潘郭古三位年轻后生。或许其中的谁见证了《临江仙》的诞生，没准儿手指一滑，“转发”至自己朋友圈或群组。初衷纯粹是分享精品，甘当“自来水”，引发热议能够预见，而后面的争议……该不该出乎意料呢？

若按词意，坡仙貌似是独自回家的，家人已经熟睡，老头儿进不了门，“倚杖听江声”的同时抒发感慨。身边有听众且是个“爱发动态”的家伙吗？否则是谁多事传佳作？是风吗，可“夜阑风静”呀，是流动的江水吧，就像当初传扬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那样？我更关心的是，发完感慨的大苏是找好友借宿，还是靠门沉睡？

传诵文宗大作不算什么，究竟是谁捏造出“苏轼逃遁”的谎话，引起轩然大波？他可能一直在“坡圈”潜水，也可能是坡公密友的圈友。在别有用心的人眼里，此词是绝佳的素材，不利用多可惜，要么为了流量“博出位”，要么想陷害乐观顽强的苏轼。你看，半夜才新鲜出炉，天明便谣言四起，要说是居心叵测，没有幕后团队推波助澜谁信？假设他真有夜逃之意，且忙着跑路呢，哪有填词的雅兴？

尽管“黑粉”嫌疑最大，也不排除是“红粉”反串。东坡的某位迷弟无中生有，根据词句编了个短剧，里面的人皆是按戏份出场的角色，为的是众星拱月。叶梦得？完全有可能嘛。

谜底兴许永难破解——这并不重要。誉加之身而不自满忘形，毁加之身而不自弃沉沦，这就是从宦海浮沉、世事艰险中磨炼出来的苏东坡，我们的苏东坡。

父亲的删除教育法

山东济宁董国宾

在我的人生经历中，父亲总是以一种独特的“删除教育法”教育我。这种删除法并非是简单地删去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，而是一种深入思考和精益求精的态度。

有一次，我写了一篇作文，自以为是地认为已经写得很好。父亲却用红笔画掉了一大段文字。我感到有些不解，父亲微笑着说：“有时候，删除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对的，而是因为它们不是最好的。”我领悟到，父亲的删除法并非简单删去一些错误或多余的内容，而是要求我不断追求更好的表达和更深入的思考。父亲的删除法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。每当我向他请教问题或分享我的想法时，他总是以一种温和而深思熟虑的方式回应。他会删除我思考中的一些狭隘观点，让我重新审视问题，拓宽思维的边界。

大学期间，我参加了一个团队项目，需要设计一个创新产品。我和团队成员们充满激情地开始工作，每个人都提出了创意想法。经过千

老街上的美食传奇

广东佛山翟长付

故乡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，镇里有一条古老的麻石街，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“护国街”，得名于千年古刹“敕封护国寺”。

老街曾是家乡繁华的商业中心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店铺林立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街道两旁，一家家小吃店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那是属于麻石街特有的味道。

街东头的大众饭店，早餐经营烧饼、油条和麻团。热气腾腾的烧饼，酥脆的外皮包裹着柔软的馅心，咬一口，芝麻的香气和馅的味道在口中散开，从嘴里划过喉咙直沁心脾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烧饼有个独特的名字叫“龙虎斗”。传说当年做烧饼的师傅，善于创新，尝试在烧饼的馅心中加入甜口的白糖和咸口的大葱。不断尝试和调整，找到了白糖和大葱的完美比例，制作出一种口味奇妙的烧饼。这种烧饼的馅心既有白糖的甜蜜，又有大葱的咸香，二者相互交融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风味。吃烧饼时，甜与咸在舌尖上产生了一种别样的“冲撞”，就好像是龙与虎在争斗一般，给人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体验。

文化站门口的徐记烧腊摊上，有一种特色卤菜，也有一段传奇的故事。相传在千年古刹护国寺建成之初，有个叫慧褒的年轻人在此出家。佛门戒律规定僧人不食五荤，然而慧褒虽已出家，但凡心未泯，常常偷食荤腥。有一次，他捧出个圆溜溜的东西给师兄弟子尝，大家都觉得好吃，问他是什么。慧褒说：“这是我刚做

辛万苦，初步设计方案成型了，我忽然想起父亲的删除法。我反复揣摩和研究，重新审视设计、重新思考产品的核心价值，然后果断删除了其中的一些功能和设计。我向同学们解释：“我们原先的设计虽然富有创意，但并没有真正解决用户的需求。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产品的定位和功能，确保能够真正满足用户的需求。”重新改进的产品设计方案，得到团队成员一致赞许，并最终获得了项目的成功。

在社交媒体时代，人们常会在各种平台上发布自己的观点和想法，有时候这些观点可能因偏执而误导他人。父亲的删除法，在这种情况下尤为重要。发表观点前，我会仔细思考和评估自己的言辞是否合适、是否对社会有益、是否能够真正帮助他人。如果我总觉得言辞可能不合适，我会删改相关内容，避免麻烦和误解。

父亲的删除法，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着深刻的道理。

的，不知道该叫什么。”师兄弟们依照食物的形状，将其定名为“香肚”。当家师傅知道慧褒偷食荤腥并制作香肚的事情后，将他逐出了护国寺。

慧褒还俗后在小镇上开了一间卤菜店做香肚，选用新鲜的猪肉，配以多种香料，经过精细的加工和卤制而成，外形圆润，色泽微红，味道鲜美，口感紧实而有弹性。香肚的制作技术渐渐地在小镇传开了，成了小镇的一道特色美食，是餐桌上最受欢迎的佳肴之一。

十字街头的人民饭店，位置在老街中间，人们都习惯把它叫作“中饭店”。中饭店的馄饨，和烧饼香肚一样诱人。馄饨是中国传统美食之一，它起源于汉代，盛行于明清。馄饨师傅的手艺，据说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其特点是皮薄馅嫩，味道鲜美，价格实惠。

小时候，最喜欢跟着父亲上街，父亲忙好事后，就会带我去中饭店吃馄饨，薄如纸片的馄饨皮包裹着肉馅，呈现出半透明的状态，看着就会咽口水。那馄饨汤汁浓郁，味道鲜美，我吃得满头大汗，父亲用大草帽给我扇风，嘴里说着：“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，小心烫着。”我从没见过父亲吃过，那时候，总以为父亲不喜欢吃馄饨。

老街上的美食，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存在，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。每一次回到麻石街，那些熟悉的都会涌上心头，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，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时光，我对老街传奇美食的眷恋，将永远不变。

编出幸福

盐城汪树明

我上高中时用的第一个箱子，是母亲用杞柳条编的。那时，柳编制品在乡村一统天下。地边、河沟旁，种的都是杞柳、紫穗槐，它们都是柳编的上好材料。杞柳相比紫穗槐，犹如姑娘与小伙，杞柳长相俊美，绵软细长，而紫穗槐粗壮奔放，笔直有力。剥了皮的杞柳条呈银白色，是柳条中的“贵族”，用来编制精致的篮子、小草蓑等。灰褐色的紫穗槐条就是“草根儿”了，只能用来编制笨粗的车筐、车簸箕等。

杞柳要剥了皮才能编制。剥杞柳皮是技术活，俗称“打柳”。剥时，用两把锄头绑住做成夹子，把杞柳条放进夹子里，脚踏住锄头，一手压锄柄，一手拉柳条，柳皮被挤压撕裂开来，再将柳皮扯去。有时柳条上会黏着毛毛虫，我们俗称羊辣，不注意蜇到手面，火辣辣地疼。调皮大胆的孩子会用树枝挑着羊辣子，追赶胆小的孩子，洒下满院笑声。

午后的树荫下，母亲将饭桌挪到一边，拖过一只小板凳，把打好底盘的篮子斜放在腿上，我蹲在她旁边，勤快打着下手。一根根柳条看似张狂支棱，可在母亲的手中却变得温顺乖巧，像猫儿的尾巴一样在她怀中、手指间摆动。不到半天时间，一只篮子就成形了。收好沿口后，母亲用一根剥了皮的粗柳条，弯成半月形插在小篮子两边上，再用几根细柳条缠绕装饰着。最后，用镰刀削去突起的柳条尾巴，一个精致漂亮的菜篮子就算完美收官了。这些篮子，摘菜、洗菜、盛食物、去塘边洗衣服，用途很多。盛食物盛得最多的是面饼，是我们当时最高级的零食。盛放食物的篮子，总是高高地挂在屋梁下的钩子上，我们可望不可得。三姐出嫁回门，大哥家新房落成时，母亲包了粽子、蒸了寿桃，用大篮子盛着让我在队里逐户发送。小伙伴们不请自到，与我抬着篮子，争着发送，那种开心、兴奋至今未忘。

看到母亲编篮子，邻居们也会带来柳条请教母亲编制方法，我家门前的树下常常坐着一群人。有的干脆放下柳条，请母亲代为编制，母亲总是满口应承，抽空编制好。邻居们来取篮子时，或是带来家中瓜果，或是带个稀罕的食物，母亲推辞不掉，就把这些食物递给我们。得了食物，我们自是喜不自禁，飞奔着去到小伙伴面前炫耀、显摆。

看母亲编篮子、篮子，哥哥们也学着编。开始，他们编出的篮子歪歪扭扭，经过练习后也编得有模有样、俊巴巴的。后来，母亲和哥哥编制得多了，父亲就挑到小集出售，往往能换回三五块钱，为我们买回学习用品，一双新凉鞋，让我在同学面前特有面子。我上高中时那个别致的柳条箱，开始我还嫌丢脸，可同学们觉得很稀罕。它比木箱透气，储存食物不易坏，更让同学们羡慕。我也因此自豪起来。

曾经承载着丰收与喜悦的柳制品，与童年日日相伴的柳制品，早已淡出了我们的生活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母亲编制时的笑脸，长存心间。

心中一亩荷塘

仪征晴川

久未联系的发小打来电话，说雪塘的荷花今年突然开了，有空回来看看吧。我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儿时那一塘荷花盛开的情景来。

乡下孩子，每个人心中都生长着一亩清凉的荷塘，每个人梦中的荷塘都开满了荷花，微风过处，漾着永恒的涟漪。我们采荷叶、摘荷花、掐莲蓬，嬉于叶下。一场盛大花事正在进行，荷花迎着阳光，挺立在风中，仿佛每一瓣里都端坐着一片五彩祥云。我们欣喜、抚掌、微笑，我们兴奋地呼喊、奔走，像一群鱼儿在水中游动，把父母的责骂远远甩在身后。

如今，父亲的呵斥已成风中静默的回响，母亲的叮咛，也随消逝的乐声和暗淡下去的虹光日渐模糊，与那只夕照里斜立荷枝的翠色小鸟，以及石桥素裙迎风的邻家小妹，一起沉入了记忆的河床。此刻荷花开得正烈，而青春已经远去，凝眸处，除了明月、清风，只剩下怀思、默想。

曾经的荷塘干涸并且消失了，荷塘里的荷花也被慢慢长大的孩子遗忘，荷叶郁结着愁怨，流淌着忧伤，那是我们心口的朱砂痣、窗前的白月光。如今突然又开了，好像失去的时光又回来了。我能够想象池塘里的孩童嬉戏的情景，他们和当年的我们一样，他们就是曾经的我们，也将从童年、少年跑向中年，也将有一双搏击长空的翅膀，飞过荷塘，飞向远方，把目光留在粼粼的波光中，双脚把脚下土地踏得尘烟飞扬，啪啪作响。

“燕子去了，总有再来的时候”，如谜一般的荷塘，哪怕再次消失，也会隐居于心的一角，成为一个人永远的存在，即便隔着悠远的时光回眸，也永远不会荒芜、干涸、消失。一朵朵的旧年荷花，擎在荷叶之上，成为夜晚的星星，村庄的灯火，亮在每个人的心口，泊在每一次的梦中，仿佛遥远，却那么贴近，让人孤单，又时觉美好。

鸟儿长大离巢，我们长大离家，在山水里跋涉，捶打；在梦幻的梦境里漂泊、游荡，脚跟始终朝着那片遗落的荷塘和涵养荷花的水源方向。好像现在，我的眼前依然是午后塘边的那个小少年，我们久久看着面前的一池荷花。